

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三十四

吳 沈欽韓撰

商瞿

史記家語皆以爲商姓瞿名字子木廣韻商字下注云
姓家語有商瞿古今未有以商瞿爲複姓也師古愚復
如此

駢臂子弓

廣韻二十七刪駢姓也丘姦切不爲韓音

訓故舉大誼

詩正義詁者古也古今異字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

道物之貌以告人也今詩傳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依古昔典訓而爲傳按詁故字之古今耳孔作兩解陸德明又爲兩音非也荀悅漢紀二十魯申公作古訓

常稱學廢不教授

曾子制言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

毛莫如

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

太守

元和姓纂引作漢有常山太守屯英脫誤也

廣韻屯姓後蜀錄有法部

尚書屯度此與李尋傳皆誤爲毛

隋地理志館陶縣舊置毛州蓋屯氏河誤

爲

同門

苞氏論語同門曰朋周禮司徒注朋師爲朋同志爲友
箕子者萬物方荦茲也

此說在當時爲怪班氏意亦以爲非按易釋文蜀才箕
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荦茲鄒湛云訓箕爲荦詰子
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然則荀氏易仍同
趙賓也此爲明夷六五爻辭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時箕子未蒙其難何得如馬融云紂奴之乎
見周易史
集解
記律書亥者該也子者滋也明夷本九月卦侯在九月

五出成既濟既濟侯在十月京房易傳明夷積陰蠱陽
變陽入純陰故趙賓云陰陽氣窮未有萌兆太玄晦上
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待困剝已極則陰氣方消陽
藏于靈始有成形耳師古于此如母狗警但解箕子是
殷之父師淮南時則訓爨箕疑大高誘曰箕
讀該備之該箕其同有亥音久矣

喜因不肯似

列子天瑞篇認而有之皆惑也唐盧重元本作似淮南
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似也似人之事者敗今俗通作認字
上聞喜改師法

呂覽尊師說義不稱師名之曰叛荀子儒效有師法者

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

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錢云當云孟家有白翟之學文有脫誤按兼言孟者謂其家世傳業非脫誤也

夜立服入廟

祭服皆約立也

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

通典

七十

漢石渠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

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何也戴聖聞人通漢韋元成各云云此卽問諸儒于石渠事杜氏注云臨失其

姓未之考耳

充宗授平陵士孫張

按上不敘充宗易所始而下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則授易者梁丘臨不可云充宗據陸德明序錄云臨傳少府五鹿充宗及琅琊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等以朱雲傳證之陸序是也然此上云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代字當作傳西京雜記五鹿充宗受學于宏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已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後病出此石以授充宗按宏成子不可考

獨得二十九篇

尚書序正義云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

去太誓猶有三十一按馬融云太誓後得鄭立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則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起傳以教人則太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太誓同不知爲伏生先爲先說抑太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

王鳴盛後辨曰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對策卽引太誓白魚入于

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封禪文亦引白魚入舟是此篇出于武帝之前甚明

按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

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
太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今史漢皆云伏生傳二
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太誓并歸伏生不得云宣帝
時始出也按論衡正說篇濟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
孝景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
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朝錯傳
于兒寬與此書全乖充意以爲伏生本百篇但朝錯所
受者裁二十九篇非也苟伏生尚有全經則濟南張生
等相從有素何爲不竟其業乎僞孔序又云失其本經
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又非也百篇雖缺甯得并此二
十九篇而失之古人講授皆執經面質若其無之何以
取于當世

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

閻若璩曰史記儒林傳敘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後魯

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此指安國通今
文下別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頗爲明白班固于周
霸三人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安國非伏生一派而
史及之爲贅甚失遷之意按兒寬事歐陽生又事孔安
國則安國先通今文明矣古文不列學官若安國不通
今文無由爲博士教授也

世有歐陽氏學

後書儒林傳歐陽歙光武時爲大司徒

恭增師法至百萬言

御覽

學部

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說曰若稽古至二萬言文

心雕龍

論說篇

秦延君注堯典十餘萬字百兩篇書正義

鄭作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侯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霸以爲能百兩徵

論衡佚文篇孝成皇帝讀百篇尙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尙書者東海

東萊之誤

張霸通左氏春秋按

百兩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尙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下霸于吏吏當器辜

未詳

或造偽物 律辜同沽 大不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
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

安車

宋史輿服志進賢車古安車也

關門慶忌

廣韻漢複姓十四氏引此又云陳有關門氏按關門無
義卽關之訛

魯詩有韋氏學

執金吾丞武榮碑治魯詩韋君章句

東平新桃人也

地理志東平國無新桃縣方輿紀要桃城在東平州東
阿縣西南四十里

疑者丘蓋不言

荀子大畧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楊倞曰區與丘
同按荀意謂當不出方員之外此言疑者亦不軼其外
也蓋非發語辭說文序云是非無正巧詞邪說使天下
學者疑蓋金石萃編北魏李超基誌銘詞云眾實叵蓋
並作掩覆之義法苑珠林欲蓋篇第五疑蓋者謂以疑
覆心又云蓋義覆蔽其心障諸善品令不得轉

衣博士衣而不冠

續志服衣深衣制有袍隨時五色進賢冠博士兩梁

在曲禮

卽儀禮也禮記正義曲禮之與儀禮其事是一以其屈
曲行事則曰曲禮見于威儀則曰儀禮又云記人引儀
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而爲實驗按此則古禮經諸
儒所傳說非獨十七篇

何狗曲也

狗與苟字之通云狗曲者以前事昌邑王不能輔正諄
式非詆曲禮爲狗曲也儒生之言固有體然他本作句
曲者爲善也

履雖新必貫于足

御覽

六百九十七

六韜曰崇侯虎

云

韓非外儲說以爲費

仲語

司空城旦書

說文獄司空也復說獄司空類篇獄獄官也御覽

六百四十

三風俗通曰詩云宜狴宜獄狴司空也周禮役諸司空

按釋文韓詩云鄉亭之繫曰狴大抵漢以司空主罪人

故賈誼亦云輸諸司空

潁川滿昌

東觀漢記馬援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彼作蒲蒲滿字

多相亂

食子公

宋景文筆記蕭該漢書音義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

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

廣韻引作入聲二十四職

按公子食我

見韓非說林上戰國策作司馬食其當是以司馬爲氏
蕭該誤也

毛公

後漢儒林傳云毛萇徐堅初學記云大毛公是毛亨經
曲序錄云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
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按謂荀

卿傳大毛公者是也荀卿說詩與序傳正同

爲河間獻王博士

詩正義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此傳殆指小毛公于淵源殊疏畧

傳士禮十七篇

鄭六藝論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按鄭注儀禮云古文者卽五十六篇也云今文者卽大小戴慶氏所傳也魯徐生善爲頌

新書卷六有容經此爲容者所誦習也禮記玉藻少儀亦有說容知其有名家也

禮官大夫

博士大夫皆禮官也連徐生故稱禮官大夫非真有此官

桓生

劉歆移太常書所謂魯國桓公也

胡母生

公羊疏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

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
見于圖讖又引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又云孔
子口授子夏子夏以傳據彼所稱讖緯卽是若輩偽造
與其書表裏爲奸以夸耀愚人又投身門戶如騶奴之
依託貴官以嚇窮里寧有孔子子夏荒謬若是耶若
是者乎又按胡母生齊人故傳多齊語又稱子公羊子
則見行之傳并非戰國所造何休傳序云往者畧依胡
母生條例傳與條例皆出其手盜口自供露亶難掩公
然享四百餘年之利祿豈不哀哉袁準正論曰公羊高
道聽塗說之書欲以鄉之曲辨諭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真有識之論

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

何休傳序云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講誦師言至于百萬
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
甚可閔笑不可勝記疏云逢丑父代齊侯當佐以免其
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按此董仲舒之謬言然何休注亦同
之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即彼傳非經顏安樂以爲從襄二

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是所見之世是任意也日食
之道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則不書日宜
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杜預以爲朔而顏氏以

爲十四日食

真狂人語

是反傳也又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

取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公羊傳本無以周爲天四

天當作火五行之運金王者火四

之類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

爲天四是以無爲有也

何休黜周王魯周王非四而何

按何休之論只

是同黨傾軋疏所舉亦未盡合休之意然二豎子之狂

瞽披猖亦可概見

冷豐

公羊疏引作陰豐

筦路

宋景文筆記蕭該音義云按草下完音芄又音官今漢

書本卻作竹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菅莞二姓莞蘇楚

大夫見呂氏春秋

今呂覽訛竟諱

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卽此

是也莞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愚按廣韻二十六桓莞

字注云又姓苑云今吳人

元和姓纂莞姓音官

於魯申公

傳不言申公穀梁所授按穀梁序疏云穀梁傳孫卿孫

卿傳魯人申公

按申公之年不能逮事荀卿而其師浮丘伯也蓋荀卿傳浮丘伯浮丘伯傳申

公

王制正義穀梁稱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孝經疏麋

信云穀梁與秦孝公同時

傳中有尸子語尸佼商鞅師

御覽

六百桓

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畧

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
矣按參諸家之說則公穀先後瞭然陸賈新語首引穀
梁信戰國之書風俗通云子夏門人亦妄拔也

申章昌曼君

宋景文筆記蕭該云風俗通姓氏篇由余秦相也漢有
由章昌按元和姓纂複姓有由吾云由余之後無由章
廣韻申字下漢複姓有長沙太傅申章昌

五官中郎將

漢舊儀云主五官郎中按孝廉射策者在此署也

北平侯張蒼

論衡按書篇魯共王壞孔子授教堂以爲室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按充承劉向別錄之說然張蒼傳于秦漢賈誼又先爲訓故實左氏始師非緣壁中所得或壁中者與見行之本同耳左傳正義引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授虞卿卿授荀卿荀授張蒼按荀子書所言與左氏傳不符似非左氏之師

京兆尹張敞

經典序錄貫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此傳敘張敞于前而次貫公于後但云長卿授張禹而不及

敝頗令讀者易惑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

後書桓榮傳榮受朱普學歐陽尙書章句四十餘萬言
浮詞繁長多過其實按所以必爲此伎倆者欲以遷延
歲月夸師道而困學者也俗師之惡經學之蠢耳論衡
效力篇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言博士弟
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

易揚

按其後立學但施孟梁丘不言揚何所終三家之易不
出于楊京房又自別得當有廢楊而立三家事其無文

者爲楊爲易田之訛也楊本不立博士漢以來言易者皆本田何三家皆田易猶大小戴仍后禮也

循史傳

內史公孫宏

有何可紀胡不云汲黯與下文入嚴延年俱修詞未盡處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

寰宇記廬州人物云文翁名黨字仲翁廣博物志廬江七賢傳文黨字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吾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

果上掛因之長安授經

爲蜀郡守

華陽國志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
一統志清白江自金堂縣以下曰中江卽古湔水也

張叔等十餘人

常璩蜀志文翁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
經還叔爲博士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
揚州刺史又序云侍中揚州刺史張寬字叔文成都人
御覽五百二十六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武帝時
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陽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

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

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則女星見

又千寶搜神記

張寬爲揚州刺史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寬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戰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呵格之化爲巨蛇按此張叔史畧其出處又不載其名太疏

刀布

如淳晉灼舉金馬書刀當時所尙也御覽

三百四十六

金馬

書刀銘曰巧冶鍊剛金馬託形黃文錯縷兼勒工名此正博士所需耳豈謂凡斷斬之刀以遺博士哉師古之不通如此布者揚雄蜀都賦曰洞中黃潤一端數金凡將篇黃潤纖美宜制禪

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隸釋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殿記云始自文翁應期鑿

度開建畔宮立堂布觀至于甲午故府梓潼文君文增

造吏寺二百餘間常璩蜀志安帝永初時講堂火災獨

存石室

洪适云政和中郡守席貢有請詔封文翁爲廬江伯高朕爲陳留伯在從祀之列云

富人至出錢以求之

此極言文翁鼓舞化神耳不知末世乃真以此爲事通

考

四十

崇寧七年給事中毛友言比守郡見訴役者言

富家子弟初不知書第捐數百緡錢求人試補入學遂

免身役比其歲升不中更數年而始終除籍則其倖免

已多矣請試初補入縣學人並簾試以別僞冒從之

冊府

元龜後唐初補監生有束修錢兩貫

入錢賞官

食貨志令民得買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則霸由武功爵補官師古解爲主賞賜之官一何鄙俚

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

霸以豪徙雲陵則本爲三輔人矣如淳云三輔得任用

他郡人雖其著令非霸事也考隸釋韓勅孔廟禮器碑

有魯人而爲相主簿相史者相屬沛郡蓋事簡人稠更

仕鄰郡自其勢耳

魏志傅嘏傳注傅子曰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

用異邦人者然則他郡雖用殊域人亦得爲右曹矣

緹油屏泥於軾前

錢坫車制攷爾雅云竹前謂之禦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此禦或謂之立人或謂之陽門或謂之屏星或謂之雀目或謂之蔽當當者當也當于前也釋名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如門也通俗文車當謂之屏星廣雅陽門簾簾雀目蔽當也玉篇又以簾簾爲車幡蓋在車前幡蔽也屏泥卽屏星

某亭豬子

方言豚或謂之穉吳揚之間謂之豬子

馬不適士

御覽

三百五十八

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

誅

代丙吉爲丞相

御覽

三百六十一

風俗通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皆

懷妊數月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同到乳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喝婦曰自往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

甚悽愴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婦子責問大婦乃伏

鷓鴣

舊牖閒評曰宋景文筆記辨漢書黃霸傳鷓鴣二字云顏師古本解作鷓鴣官本誤以爲鷓鴣鳥聚兒非鳥名以余觀之恐非官本之誤玉篇鷓音扶云切鷓鴣如鷓玉篇見漢書有此鷓字故出此字玉篇蓋唐人作以是推之則自唐以來已作鷓矣畢憲曾曰按說文鷓似雉鷓似鷓而青出羗中顏氏家訓愍楚友壻竇如同從河洲來得一鳥馴養愛玩舉俗呼之爲鷓吾曰鷓出上黨色並黃黑無駁雜也說文鷓鴣如鷓而青出羗中韻

集音介師古承其祖說漢書注當作鵠音介字或作鵠
景文辨之是也玉篇爲宋人重修鵠字自沿官本誤爾
廣韻駢字注與說文同愚按但如漢書本文作鵠于義
爲長鵠雀旣出羌中則非長安所應有師古愚愎讀鵠
爲鵠漢書本文何不直作鵠乎

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

漢舊儀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親

問百姓所疾苦

唐六典少尹別駕長史司馬歲終則更入秦計按隋書房彥謙傳遷秦州錄事

參軍嘗因朝集左僕射高穎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則錄事參軍亦與計集也

先上殿

周官稟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爲續志注應劭曰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并存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詔以羣臣會司徒府議注引蔡邕集三月九日百府會府公殿下時邕爲掾然是古外朝之遺法天子所嘗臨故丞相聽事亦謂之殿漢制尊卑有定禮分逾嚴豈得汎然同稱如師古之禱昧乎

澆洎散樸

莊子繕性篇澆洎散樸

音義本亦作澆

使侍中臨飭

晉書王渾傳武帝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

奏曰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
隋禮儀志梁元會尙書驃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
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然其制蓋始于宣
帝

相書不可用也

藝文志形法家相人二十四卷

舒桐鄉

寰宇記舒州桐城縣取桐鄉爲名

魏倩

方言東齊之間聲謂之倩郭云言可借倩也

廣雅同

師古

強讀倩爲彥非

山陽南平陽人

一統志南平陽故城今兗州府鄒縣治

官屬皆徵入

御覽

七百十

新序曰昌邑王徵爲天子到榮陽置積竹刺

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也大王奉大

喪當挂竹杖

召皮軒車九流

續志法駕前驅有九旂雲罕注徐廣曰旂車有九乘前
史不記形也

百本齋五十本葱

荀子富國篇瓜桃李一本數以盆鼓楊倞曰一本一株也埤雅種法齋一本率七八支諺曰葱三齋四言種葱者三支一科齋卽四之也

韭一畦

齊民要術諺曰韭者懶人菜以其不須歲種也聲類曰韭者久也一種永生崔實曰正月上辛日掃除韭畦中枯葉七月藏韭菁

菁韭花也

議曹王生

此與褚少孫滑稽傳文學卒史王先生實一事也但彼

以爲武帝時北海太守卽時地全乖褚生于宣帝世爲
郎不應以並時人虛稱武帝未可因此傳而斥彼爲妄也
起水門提閘

錢大昕云提閘卽隄堰也水經注載劉靖碑云嘉平二
年立遏于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卽戾陵堰也按閘與
竭同集韻說文閘遮擁也或作竭

多至三萬頃

水經注湍水逕穰縣爲六門陂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
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竭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爲
六石門故號六門竭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

漢末毀廢晉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利加于民今廢
不修矣宋史河渠志熙寧五年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
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
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
實按此則召公遺利至宋未泯也一統志六門陂在鄧
州西又馬仁陂在南陽府泌陽縣北七十里上有九十
二岔水悉注陂中周五十餘里四面山圍如壁惟西南
隅稍下可洩水漢太守召信臣築壩畜水復作水門以
時啟閉分流碌碌等二十四堰灌溉民田千餘頃今故
跡猶存又鉗盧陂在鄧州東南五十里寰宇記召信臣

所鑿

均水約束

管子度地篇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
毋敗周策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此不均之事也長
安志涇渠圖制云立三限閘以分水立斗門以均水凡
用水先令斗吏入狀官給申帖方許開斗自十月一日
放水至六月遇漲水歇渠七月往罷每夫一名溉夏秋
田二頃六十畝仍驗其工給水行水之序須自下而上
晝夜相繼不以公田越次霖潦輟功

酷吏傳

破觚而爲圓

周髀筭經萬物周事而圓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矩立焉或毀方而爲圓或破圓而爲方

河東太陽人也

一統志太陽故城在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

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

恐其告言他事也唐闕訟律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中都以漢法

此文謂匈奴患其勇以漢法中傷之史記作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遷書在前疑彼得其實荀悅漢紀云匈奴

奴中以法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彼全據
班書抄撮故爲潤飾

採下急如束溼

呂覽貴卒篇力貴突智貴卒邀爲上濕爲下注溼猶遲
久之也此束溼正對燥急言遲滯者束縛之

迺解脫

唐斷獄律與囚金解脫者杖一百

疏議解
脫枷鎖

茵馮

玉藻注幣覆笄也巾車疏覆笄者古者男子立乘馮軾
軾上須皮覆之此馮之謂也

傳相監司

謂所部屬吏有罪坐其長上也唐名例律諸稱監臨者

統攝案驗爲監臨

謂凡縣鎮戍折衝府等判官以上各於所部之內總爲監臨

以爲廢格沮事

宋史刑法志崇寧五年詔自今應有特旨處分如或以帝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論定令凡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三日以大不恭論

令冬月益展一月

後書陳寵傳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肅宗時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

伯落長

墨子迎敵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管子山權數曰立

黔落

妻亡去歸葬

史記作尸亡去歸葬蓋班史以其事誕而易之風俗通

怪神篇

楚詞云鬻令屍亡汴流而上到嶠山下蘇起此華陽志

已辨其妄

漢淮陽太守尹齊屍亦飛去公羊傳陳侯鮑甲戊

之日亡己丑之日死

同屍

而得疏亦引此事爲證

石門尋隱

方輿紀要石門山在廣州府南海縣西北二十里一統

志潯岡在南海縣西二十九里數十峰相連形如巨屏
咸宣

史記作滅宣急就篇姓氏有滅罷軍彼注卽引滅宣滅
咸通用考工記輶人注滅亦爲咸

楊人也

一統志楊縣故城在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

堅盧范主之屬

鹽鐵論

大論

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

亂齊趙與此文稍異

沈命法

與之相連俱死爲沈命也冊府元龜

六百十六

長慶二年勅

康買得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
度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彼勅正依應劭作沒命義

賜小史爵關內侯

隸釋三老袁良碑厥先袁生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
破項實從其冊考武征和三年生曾孫幹斬賊公先勇
拜黃門郎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後錫奎紫遷修城
之艱幹薨子經嗣傳國三世至王莽乃絕按侯表不載
關內侯故注家莫知小史爲誰此金石之有裨于史也

道地

猶俗云出路也唐賊盜律主守自盜加凡盜二等三十
正統是延年本無生路也

聞鼓聲

諸官寺皆有鼓漢舊儀丞相府官奴婢傳漏以起居不

擊鼓御史衛尉寺在宮中亦不鼓

御史大夫寺
在司馬門內

雖子貢冉有

按此十四字以美延年一何鄙陋劉知幾史通浮詞篇
譏之

符已發

周官典瑞注杜子春云珍圭若今時召郡守以竹使符

毋畢正臘

畢正臘日卽歸不待卒歲也天文志臘明日人眾卒歲

壹會飲食故曰初歲御覽

三十

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

故不賀其明日爲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小歲

之慶旣非大慶禮止門內按此則人家作臘無不過小

歲飲食者嚴毋深惡延年故但主臘祭不復飲食師古

解爲臘及正歲非也御覽又引會稽典錄云陳修家貧

每至正臘僵卧不起可得謂從臘日卧至元日乎魏書

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冬初罷小歲賀

世說注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爲祝歲

此禮唐旣不行師古荒陋莫考

鉅鹿楊氏人也

一統志楊氏故城今趙州甯晉縣治

紅陽長仲

廣韻十陽漢複姓二十二氏無紅陽

揆丸爲彈

以丸彈遠爲號猶軍中之放響箭

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

隋書刑法志薄暮塵起則剽掠行路謂之打稽

桓東

說文桓亭郵表也大宗伯職公執桓圭注雙植謂之桓

桓宮室之家

褐著

秋官蜡氏職埋而置褐鄭司農褐欲令其識取之今時
褐黻是也

賞四子皆至郡守

金石萃編豫州從事尹宙碑云子心騰于楊縣致執金
吾子孫以銀艾相繼

貨殖傳

圍奪成家

趙岐孟子注以兵禦人而奪之貨管子書禦字皆作圍

而以財力相君

商子錯法篇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

雖爲僕虜猶亡愠色

宋史刑法志舊制僮僕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謂僮使受傭本良民也詔盜主財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

端拱二年

計然

越絕計倪內經云句踐旣得反國欲陰謀吳乃召計倪而問焉吳越春秋范蠡之後計硯佯狂文選曹植求通

親親表引文子語李善注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

上人稱曰計然南游於越范蠡師事

御覽九百二十四范子曰范蠡知計

然賢卑身事之請受道藏于石室乃刑白鵠而盟焉

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

范蠡問計然答而隋經籍志農家不載

舊唐志亦無之

然曹子

建所引文子乃老子之弟子李善誤證也新唐志子農

家首列范子其書眞僞未定

御覽藥物部引范子特多記物出產皆漢郡名也

然計然卽計倪彼云姓辛名文子又後來傳說未可信

李克務盡地力

當爲李惺

商鞅行法是也

上敘白圭在魏文侯時商鞅行法當魏惠王世白圭口中如何自述商鞅要諸白圭實與商鞅同時詳人表作文侯者誤

猗頓用鹽鹽起

齊民要術陶朱公謂猗頓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元和郡縣志河中府猗氏縣卽猗頓之所居尸子治天下相玉而借猗頓淮南汜論注云猗頓能知玉理

烏氏羸

安定郡有烏氏縣

丹穴

續志巴郡涪陵縣出丹霰字記黔州產朱砂按此卽今之辰州砂也桂海虞衡志丹砂本草以辰砂爲上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處與湖北犬牙山北爲辰砂山南爲宜砂別有一種色紅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間者不甚耐火邕州亦有黑闇少牆壁蘇頌本草圖經辰砂土人采之穴地數十丈始見其苗乃白石謂之朱砂牀砂生石上光明瑩徹碎之巖岩作牆壁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按本草別錄丹砂生符陵山谷陶宏景曰符陵是涪州接巴郡南今無復采者乃出武陵酉川諸蠻夷中皆通屬巴地故謂之巴砂

水居千石魚波

齊民要術陶朱公養魚經云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

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

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

所以須鯉魚者以鯉不相啖食易長又貴以二

月上庚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

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鼈也

按松陵集詠魚具云

守是龜鼈能噬魚龜爲是所以內鼈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

長將魚飛去內鼈則不復去

按鯉魚遇風雨大霧自能飛去

至來年二

月得鯉魚長一尺者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

按三

尺者何以反多不可解爾雅翼引亦同

二尺者萬枚

安邑千樹棗

爾雅翼魏文帝詔凡棗味莫過安邑御棗

通典河東郡貢棗八十縣

燕秦干樹栗

唐書地理志幽州貢土栗陸璣詩疏五方皆有栗惟漁

陽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恐悉不及日下舊聞

三十

括地志固安之栗天下稱之爲御栗因有栗園方輿紀
要栗園在順天府固安縣北

干樹橘

吳志注襄陽記李衡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
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州上作宅種柑橘千株
臨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

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詩紀列女傳引古語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按魯秋潔婦傳無末一語

漿千僮

方言營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僮郭云所謂家無僮石之儲也史記作僮按後書章懷注及爾雅疏引方言並爲僮僮僮字同師古以爲自僮者盲人說

馬蹏噉干

說文噉吼也檢古字書無有訓爲口者

集韻有之乃太因師古增入

玄注噉與叫同史記作噉徐廣曰馬八髎索隱云埤蒼
謂尻骨爲八髎一曰夜蹄按內經骨空論八髎在腰尻
分間又靈樞經脈篇馬蒔注云過季脇循京門帶脈五
樞維道居髎入上髎中髎長強而下則謂穴之連尻者
爲髎呂覽觀表古之善相馬者許鄙相腓注腓後竅也
噉卽尻竅

答布

按上文言細布則知足屨布其時白氍未入中國故孟
康之說非也答布卽納布宋書徐湛之傳高祖微時伐
荻有納布衣襖以付長公主柳元景傳薛安都著絳衲

兩當衫衲卽納之異

漆千大斗

三斗爲一大斗唐書食貨志三升爲大升三斗爲大斗

鮐鯨千斤

冊府元龜

四百七十五

江陵府貢鮐白魚每年臘月造鮐非

獨海魚也

鮓鮑

玉簫鮓鹽漬魚也鮓亦鹽漬魚鮑漬魚也今謂衰魚魚衰卽鮓魚也玉簫於鮓鮑通謂淹魚無異解也說文鮑鮓魚也鮓亦衰鮓之變而徐鍇繫傳解鮓爲陳臭則沿

俗說耳按鮑人注鮑者於煖室中糗乾之出于江淮繡

者折乾之出東海

本草陶宏景曰俗人以鹽鮑成名鮑魚鮑字似鮑也今鮑乃鱖魚淡乾者

都無臭氣按正與鄭注同

史記集解徐廣音鮑爲陬

正義音族苟反鮑鮑聲

同則一物也師古以鮑魚爲臭周禮甯當以臭魚作

鮑實乎可知鮑是乾魚通稱如今之白鯊矣

齊民要術作淨魚法

凡生魚悉中用惟除鮑鱖去直腮破腹作鮑淨疏洗不須鱗夏月時須多著鹽春秋冬調適而已冬直積置以席覆之夏須覆盛泥封勿令蠅蛆肉紅赤色便熟按此卽今之風魚也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李光地曰孟說末說貪賈以十計而三之謂得十之三

分餘也廉賈以十計而五之謂得息十之二也

程瑤田曰或三

分其母取其一以爲子所取者多是貪賈或
五分其母取其一以爲子所取者少是廉賈

踐鵠

西京雜記曹元理筭曰躡鵠三十七畝應六百七十三
石齊民要術廣志曰蜀漢旣繁芋民以爲資凡十四等
爲平陵石氏持錢顧炎武曰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按
若唐官典言捉錢矣

鹽井之利

寰宇記陵州陵井監今資州仁壽縣計十井日收鹽四
千三百二十三斤以一監推他監則蜀鹽井之饒可知
瘡于纖嗇

韓非解老篇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于道理晏子
內篇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於行何如晏子對曰嗇
者君子之道也吝愛者小人之行也稱財多寡而節用
之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謂之吝又不能自養謂之愛
按此則嗇只是儉師古解爲愛吝者非

以鐵冶起

鹽鐵論

禁耕

大夫曰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雒陽街

居鹽鐵論

通有

二周之三川居五諸之衢跨街衡之路也

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

督道倉吏

郡縣作邸閣貯粟任民爲督也蜀志鄧芝爲郫縣邸閣督是也唐六典北齊九等州縣各有倉督員隋因之

漢司東市令也

三輔黃圖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百爲一市

灑削

或當爲魯之削孔傳赤刀削吳志甘甯橫白削置膝上主西治此削也

胃脯

熟羊胃與脯炙也更始時謠有爛羊胃騎都尉釋名脯

漢書地理志卷三十四
三
川上
炙以飭密豉汁淹之脯脯然也

游俠傳

競爲游俠

六韜上賢篇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

乘不過輶牛

索隱曰大牛當輶小爲輶牛據此時賤牛車而朱家所乘并是挽輶之小牛言其貧薄說文輶輶下曲者

解父任俠

說文粵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粵徐鍇曰任俠也集韻

引說文作𩚑則任卽𩚑也

感慨

莊子至樂篇注概感也釋文概哀亂兒

常得脫若遇赦

若及也儀禮疏若是不定之辭

使之醕

史記作嚼與醕同說苑尊賢篇蹇重舉酒于魏文侯曰
臣請浮君文侯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又善說篇魏文
侯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亦作噍荀子榮辱篇
𩚑𩚑而噍注噍嚼也

尉史

漢舊儀尉吏曰尉史蓋更繇之事掌于尉

萬章

急就篇有萬段卿

咸得其驩心

西京雜記五侯競政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

北堂書鈔引字
林云鯖雜肴也

數負進

進者博下頭注也唐律博戲出玖

玖當爲九能改齋
漫錄出九入十玖

者聚其所下之注也此當是宣帝負之故詔戲之云與

汝尊官厚祿償前負也晉書袁耽傳桓溫少游于博徒
資產俱盡尙書負進與此同荀悅漢紀作數負遂顧氏
曰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
不應用之苟紀爲長然
遂字無義其說非也

陳卿

漢舊儀丞相刺史侍御史皆稱卿不得言君

有百適者斥

漢舊儀掾史有過君侯取錄推其錄三日白病去隋刑
法志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閑局六負爲一殿平局
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此齊制也百適與十負
之數正同又南齊書陸澄傳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

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

補郁夷令

一統志郁夷故城在鳳翔府隴州西寰宇記在隴州西五十里大甯關側

當對尚書有期會狀

唐職制律事有期會而違者一日答三十

疏議事有期會謂若朝集

使計帳使之類按朝集使正如漢之刺史每歲至京師奏事也

尺牘

釋名牘睦也手執之以進見所以爲恭睦也匈奴傳漢遣單于書以尺一牘晉書何曾傳曾性奢豪人以小紙

爲書者勅記室勿報按釋名所云則宋之起居膀子今之東帖是也朱長文墨池編釋夢英十八體書芝英篆者陳遵所作

書數百封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與遵事正相類新唐書蘇頲傳書史白頲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亦與口占書吏同

車礮

集韻揔望繩取正周禮置臬以縣是或作紉臚通作車

爲囊所輻

易井卦羸其瓶虞翻曰羸鉤羅也釋文蜀才作累鄭讀曰羸孔穎達以爲覆也與此輻字同義

鴟夷

呂覽贊能篇魯君盛管仲以鴟夷燕策樂毅報惠王書夫差賜子胥以鴟夷而浮諸江高誘曰革囊之大者爲鴟夷然則鴟夷以盛酒器非盛酒也梁書劉之遴傳獻古器四種于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云建平二年造則又非皮囊矣

滑稽

御覽

七百六十一

崔浩漢記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

終日不已若今之陽燧尊又孫綽有陽燧尊銘按陽燧

四望車晉世以賜公卿

通典武帝詔給魏舒陽燧四望小車也

晉輿服志

大駕鹵簿有御四望車卽屬車也陽燧樽之名以嘗置

屬車而得歟

託于屬車

藝文類聚東方朔別傳曰漢武帝幸甘泉至長平坂上

馳道有蟲赤如牛肝東方朔曰是地必秦之故獄處積

憂者得酒而忘以酒澆之果消上曰東方生真先生也

賜帛百匹自此復屬車上盛酒

漢書地理志卷三十四
三
反支日不去

王符潛夫論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注
苑書引陰陽書詳之王制正義云俗禁者若前漢張竦
行避反支

陳孝婦

見列女貞順傳文帝時人

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

柳宗元集河間婦集取意于此

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

按後書馬援傳莽從弟衡將軍林辟援及原陟爲掾薦

之于莽莽以陟爲鎮戎大尹鎮戎卽王莽所改天水名
疑校書者注天水太守於旁而誤入正文也袁宏紀作
原涉爲潁川太守此袁紀之訛

佞幸傳

蜀郡南安人

一統志南安廢縣在嘉定府夾江縣西北二十里

黃頭郎

後書吳漢傳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

如通家遊戲

風俗通劉向曰文帝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蜀

襲羶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

按此雜出非實

武騎獵

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及大中
大夫賈誼亦數諫止游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
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
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闢茸尊顯佞諛得志
以譏邪之咎亦自傷爲通等所譖也

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明志雅州榮經縣東北有銅山卽鄧通鑄錢處西京雜
記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

嫖善騎射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十有餘長
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
隨之望丸所落拾焉

給事狗監中

何焯曰史記作給事狗中猶今言狗上廡上按今主之
者曰拜唐阿

而與上卧起

御覽

五百七十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帝幸之時人語曰一雌

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按書中無是語當亦漢雜事之類
今人但知苻堅幸慕容冲姊弟事

稱詔開門入

唐律疏議監門式受勅人具錄須開之門并入出人帳
宣勅送中書中書宣送門下其宮內諸門城門卽與見
直諸衛及監門大將軍中郎將等一人俱詣閣覆秦御
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
外並立隊然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
開者徒三年

重殿洞門

西京雜記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嶠山靈水
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

上門南便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御屬

續志御屬主爲公御

朕惟噬膚之恩

顧炎武曰噬膚之恩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咸惶恐不敢當

管子白心篇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

上有酒所

禮弓注高四尺所正義云所是不定之辭有酒所言酒有幾分也

家惶恐夜葬

荀子禮論罪人之喪不得晝行以昏殯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竈注云司烜掌明竈則罪人夜葬與疏云曾子問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

王閔王莽時爲牧守

御覽

七百十六

漢名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閔太后憐之閔伏

泣失聲太后親自手巾拭閔泣

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按六朝時此風尤甚雖貴胄公子亦甘心下陳之列若蕭韶之于庾信是也癸辛雜識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吳俗此風尤甚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傳脂粉盛裝飾善鍼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爲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

匈奴傳

其後三百有餘歲

困學紀聞王逖曰自后稷五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亶亶父在商之末世不啻五

六百年曰三百歲未知何據按班承史遷舊文而不知其紕繆

二百有餘年

竹書紀年穆王十二年伐犬戎從成王數至此年纔九十四年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

紀年懿王十三年翟人侵岐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事與此合然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爲文王之詩無可疑者

周書序文王立西拒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與

詩序

正合獨此云懿王時作采薇按周本紀云懿王之時王

室遂衰詩人作刺鄭譜齊風云懿王烹齊哀公齊人變風始作則彼時所作爲變風變雅采薇豈可謂之變雅乎與關雎詩爲康王晏朝之刺或後人追述古訓爲戒耳班又以城彼朔方爲宣王詩司馬遷又以爲周襄王異人之說遂開宋人放膽決凡之助然傳記之引詩固難憑以解經矣

居于西河園洛之間

一統志圃水在葭州北自邊外流入下流入黃河通志有秃尾河自建安堡北塞外流入又東南逕高家堡西合永利河蒺藜川又東南合開光川又東南入河蓋卽

圍水也洛河在慶陽府安化縣東北二百五十里按洛水今發源榆林府定邊縣東南冢嶺下東南流入延安府保安縣界去安化東北二百五六十里舊志所記里數與元和志寰宇記皆古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

困學紀聞魯文公三年秦霸西戎襄公四年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

下至高闕爲塞

趙策武靈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率騎入胡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

鮑彪云一作榆中

辟地千

里史記正義括地志趙武靈王長城在肅州善陽通典

縣北按明志洪武初以朔州治鄴陽省入朔州

高闕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西北也舊唐書回紇傳

回紇退保烏德鞬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按元和志

張仁愿置定遠東城西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

卽西受降城

自造陽至襄平

通典造陽在今嬀州北明志懷來衛唐嬀州漢上谷郡

潘縣又雲州堡北有古長城又遼東都司自在州北有

廢襄平縣

自九原至雲陽

史記正義括地志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

子午山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元和志子午山舊名翟道山明志慶陽府

合水縣東北有華池
慶縣東有子午山

欲得單于一闕氏

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妾作闕氏言可愛如烟
支也想足下先作此讀顏籀匡謬正俗以爲專言正妻
按此傳是匈奴妻妾並稱闕氏大抵胡俗烏孫左夫人
右夫人元亦有第二皇后第三皇后皇后則稱大幹耳
朶元太祖世祖有四幹耳朶匈奴正妻則稱大闕氏

甌脫

索隱纂文曰甌脫土穴也按詩陶復陶穴箋云復者復

于土上

漢山陵復土名如此

鑿地曰穴皆如陶然

說文作覆地室也徐鍇曰於地

旁岩下築爲宮若陶竈也

按甌脫是復非穴也其形若窯又似甌之

模脫故云然通鑑

二百五

武氏長壽元年時人語曰盪脫

校書郎

至朝那膚施

一統志朝那故城在平涼府西北膚施故城在鄜州東南

可得而記云

鹽鐵論

論功

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記

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

御覽

八百七十

立晏春秋曰余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犁孤

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之而問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予于是乎曠然發蒙按漢書已明釋其義而謚方取詢于胡奴豈其所讀之本無此句與

魏書蠕蠕傳社崙白號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黃帝也按單于之號

乃天子稱耳

大會龍城

後書會五月龍城索隱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按晉載記慕容皝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猶循舊俗也

蹄林

索隱鄭氏曰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
競趁蹕林按遼史國語解云蹕村卽松林故地然則胡
語名林木爲蹕也繞林而祭虜俗皆然南齊書魏虜傳
虜主安西郊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一
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
三匝公卿七匝謂之繞天後魏書高車傳於震靈所埋
殺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如
中國被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市乃止
時人持一束柳棧回鑒之以乳酪灌焉
鐵勒部思結爲蹕林州隸燕然都護府

小者軋

御覽

六百四十八

尙書刑德放曰桷者竿人額也黔者馬羈

卷之二十一 風俗 四十一

竿人面也服義本此今俗爲札舊唐書吐蕃傳小罪剋
眼鼻

而無封樹喪服

通典晉張華曰匈奴名塚曰豆落元史祭祀志前行用
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
籠以納矢失謂之金靈馬至所葬陵地其開穴所起之
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復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
則遠置他所按此則蒙古俗亦不起墳也

隨月盛壯以攻戰

隋書突厥傳候月將滿輒爲寇抄

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蔡之國

魏志注魚豢魏畧匈奴北有渾窳國屈射國隔昆龍新
蔡國與史記皆無龍字後魏書高車北方以爲勒勒諸
夏以爲高車丁零新唐書以鐵勒部渾爲皋蘭州渾疑
卽渾窳也又堅昆本強國地與突厥等貞觀二十二年
其酋長俟利發入朝帝以其地爲堅昆都督府拜俟利
發爲都督隸燕然都護又地理志羈縻州有郡射州以
郁射施部置有新蔡州以車鼻可汗之子羯漫陀部置
按唐所置刺史都督雖未必的其故處大都近之

白登

水經如渾水其一南逕白登山西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卽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卽白登山明志大同府大同縣漢平城東北有故白登城

東方盡駝

釋畜馬面額皆白惟駝駝非青馬故史記云青駝馬

厚遺閼氏

此蓋單于用事之正妻北周書突厥傳土門號其妻爲可賀敦猶古之閼氏也文苑英華有謝觀漢以木女解平城圍賦云舉國興師妻敬之言莫聽七日不食陳平之計方行於時命雕木之工狀佳人之美云云其奇計如此

從解角直出

六韜必出篇將士持玄旗操器械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若卒車騎居中陳車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衛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夜擊而前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

孤債

債讀張脈債興之債杜預債動也與下文意相關不得訓爲仆

新望

一統志高望廢縣在鄂爾多斯右翼前旗直榆林北漢

上郡北部都尉治蓋始置之時名新望也

比疏一

廣雅梳枇篋櫛也按張揖之訓多取混同頗誤後學釋名梳言其齒疏也數言比言細相比也魏志管輅傳清河令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師古以爲辨髮之飾未之聞

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

原文飭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

當作飾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

飾也猶具劍按具當作貝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

帶鸚鵡而朝國人化之

後幸傳孝惠時郎中皆冠

高諺

曰以大貝飾帶胡服鵝鵠讀曰私鉞頭二字三音曰郭落帶按誘此注當有脫文云私鉞頭者卽指師比言之其云郭落帶一名鮮卑帶與張晏說合楚詞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王逸云鮮卑袞帶頭也東觀記詔賜鄧遵金剛鮮卑組帶一具魏志注典略文帝嘗賜劉楨郭洛帶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又延篤國家注云胡革帶鉤爲師比蓋賜帶必連鉤故徐廣云犀毗或無一字古者大帶用組約革帶旣繫鞞又係佩故須以鉤也比與紕同

史記作胥紕

玉藻注紕緣邊也雜記鞞紕以爵

韋六寸正義曰鞞旁緣謂之紕此亦謂帶之緣耳

必我也爲我患者

呂覽重言管子謂東郭牙曰子邪言伐莒者與彼文句同

重酪

史記正作潼酪此重字乃顏所改耳穆天子傳巨蒐之人具牛馬之潼以洗天子之足潼新按乳汁也酪則乳所成廣雅乳謂之潼酪漿也

尺一牘

漢尙書召拜皆用尺一詔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隋書突厥傳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
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
帝又倭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

佔佔

玉篇佔佢輕薄也張晏解佔佔自喜言自整頓其義亦
相通師古解爲文裳貌違文妄說

過焉耆山

耆與支同元和志甘州刪丹縣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
縣南五十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得休
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

下秦擊奪其地按始皇本紀十年迎太后復居甘泉宮

十五年韓非死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

在焉則雲陽爲秦地久矣三十二年使蒙恬略取河南地

卽漢之朔方郡耳甯得以前與秦逼處數十里間乎地

理志左馮翊雲陽縣有休屠金人祠及徑路神祠越巫

貼祠此因霍去病得休屠金人置諸雲陽郊祀志作甘

泉宮以致天神是也

元和志漢雲陽故縣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雲陽宮卽秦之林光宮

漢之甘泉宮在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三輔黃圖林光宮在雲陽縣界

本以得金人而有

其祠說者反謂匈奴祭天之處慎矣

正義引括地志宋敏求長安志皆承

誤其

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

始皇紀三十三年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

障徒謫實之初縣按此則本名北假初縣因謂新秦正

義括地志云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元和志天

寶元年割置麟州新秦銀城二縣分屬鹽鐵論蒙恬取

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漢仍其名未改耳戴震水地記陶

山在今歸化城南百六十里

北至賓顏山

新唐書地理志賓顏州以白霫部置回鶻傳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

北五千里

浮菴井

集解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

因杆將軍築受降城

一統志漢受降城在喇嘛旗北吳喇嘛三旗在歸化城西三百六十里

列亭至盧胸

乾隆志臚胸河今名克魯倫河在喀爾喀爾界內東北流八百餘里合漢龍江

築居延澤

元和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卽居

延澤唐地理志居延州以白羆別部置

會任文擊救

西域傳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故得援酒泉張掖

余吾水

北山經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涂吾之水

唐以骨利

幹部置玄闕州龍朔中更名余吾州回紇傳骨利幹處瀚海北去京師最遠按蒙古克西克騰旗內有捕兒海疑此水是

追漢軍至浚稽山

應劭言浚稽山在武威山非也魏書蠕蠕傳太延四年車駕幸五原征之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爲

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山向天
山西登白阜刻石紀行按其文從五原中道北向天山
則在張掖東南非武威之北當爲唐銀州塞外今爲蒙
古喀爾喀地山在其界內一統志在今土喇河及鄂爾
渾河之間

追北至苑夫人城

一統志趙信城苑夫人城並在喀爾喀界內

速邪烏燕然山

後書竇憲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魏書蠕蠕傳世祖
綠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次于兔園水去平城三

于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液水北渡燕然
山按亦在喀爾喀部內

日勒屋蘭番和

明志山丹衛東南有日勒廢縣甘州衛東北有屋蘭縣
永昌衛西有廢番禾縣

屬國千長

續志張掖屬國有千人官

匈奴聞漢兵大出

御覽八百三十七東觀漢紀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
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

參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
防對曰宣帝時五將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
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
穀上善其用意微綴卽下調穀馬按防以此事知馬出
塞餉穀後人因此知五將無功者由匈奴先覺遠避也
李陵子

舊唐書黠戛斯破迴鶻得太和公主黠戛斯自稱李陵
之後與國同姓遂令達干十人送公主至塞上

矢四發

四發乘矢也古今並以一矢爲一發隋禮儀志後齊三

月三日馬射一品二品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此不當
如服說十二矢也又騶虞詩壹發五豝箋以爲五豝而
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見仁心之至若四矢爲一發五
已中其四甯得爲仁

朔方鷄鹿塞

水經注河水北迤西溢于麻渾縣故城東有道自縣西

北出鷄鹿塞

明志榆林衛西北有鷄鹿塞東北爲光祿塞

唐地理志以奚結

部置鷄鹿州

諾水東山

新唐書薛延陀傳李勣選敢死士徑臘河趣白道

水經注長

城北出有高阪

追大度設大度設渡諸真水陣以待明

志大同府東北有紇真山

金留犁撓酒

士冠禮再醺攝酒注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

其飲血盟

淮南齊俗訓胡人彈骨越人契臂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卽此是也與烏孫俱來擊臣

按文當云康居非烏孫

王牆字昭君

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
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牆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
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闕氏于是上按
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
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不復更乃窮案畫工皆棄市後書
南匈奴傳云南郡人文選注二十七引棐掾齊國王穉
女年十七獻元帝按杜甫貢薪行云苦道巫山女麤醜
何得北有昭君村祝穆方輿勝覽歸州東北四十里
有昭君村棐掾之事全虛不獨言昭君也
外有陰山

一統志陰山在吳喇戒旗西北二百四十里水經注芒
干水出塞外南逕鍾山山卽陰山

明志榆林衛大
河北岸曰陰山水地

越河行三受降城之南謂之北河河北大山隨地易名
通得陰山之目水經注河水東逕高闕南山下有長城
其山中斷若闕故有高闕之名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
陽山以往皆北假也陽山在鐵柱谷西北二百里自谷
東至歸化城三百六十里南至黃
河鄂爾多斯界五十里今爲
瓦喇所居本中受降城地九邊考自陰山而北皆大
磧磧東乘高一望寇出沒踪跡皆見必踰大磧而居其
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爲禦邊要地陰山以南卽爲漠
南彼若得陰山則易以飽其力而內犯此秦漢唐都關
中必逾河而北守山陰也

功費久遠不可勝計

顧炎武昌平山水記潮河川至牛關山與白河合其寬處可一二里昔人斫大樹倒着川中狹處僅二三丈以巨木爲杵其外縱橫布石以限戎馬此漢中郎侯應所謂木柴僵落谿谷水門者然水性湍急大雨則諸崖之水奔騰而下漂木走石當歲歲修治又所云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也

復妻王昭君

吳競樂府題解王昭君不從胡禮乃吞藥而死此好事者飾之也

當于居次

以常惠與烏孫兵獲單于嫂居次驗之居次是其王侯
妻號猶今王妃稱福晉也非公主之比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元和志雪山在甘州張掖縣南一百里多材木箭竿又
甘峻山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其山出青鵲鷹稱爲奇絕
狼望之北

狼卽狼居胥魏書蠕蠕傳長孫嵩渡磧至平望川大破
屋擊禽之唐書永徽初處突厥車鼻眾鬱督軍山詔建
狼山都督府統之則鬱督軍山卽狼山也

明志榆林衛
大河北岸西

有狼山
鐵山

太歲厭勝所在

淮南天文訓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
數從甲子始癸亥胡也

西河虎猛制虜塞下

一統志虎猛廢縣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內直榆林
北

義動君子利動貪人

尹文子大道上篇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
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列女傳四義動君子利動小
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

父兄緩帶

穀梁傳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勑庶

按隸釋華下民租碑惠滋勑庶

他碑多然

費鳳碑又作勑堯

廟碑又作藜此正漢俗黎字不得以爲古汗簡云說文以爲利字

遯逃

此亦遯之俗字不得爲古

漢書疏證卷三十四終

浙江書局刊

吳士鎔校

丁立誠校

吳錫庚校